

分析心理学鼻祖荣格的濒死体验

卡尔·荣格博士(Carl Jung)是世界闻名的精神病学者，分析心理学的鼻祖。1944年在瑞士的一家医院里，患心脏病的他经历了一次濒死体验。以下是他对这一经历的描述，这个描述被收录进其名著《记忆·梦境·映像》中(Memories, Dreams, Reflections)：

我感觉自己上升到了很高的空间中。在很远的下方，我看到地球沉浸在一片辉煌的蓝光中。我看到了深深的蓝色的海洋和大陆，远远地在我脚下是锡兰(译者注：斯里兰卡的旧称)。在我前面远方是印度次大陆。我的整个视野没有包含整个地球，但是其球状依然清晰可辨。透过那片蓝光，地球的轮廓闪着银白色的光。在许多地方，地球似乎被上了颜色，或被点缀着暗绿色象被氧化过的银一样的颜色。左边是广阔的深黄色的阿拉伯沙漠。后方是红海，就象在地图的左上方。地中海我只能看到一点。其它都有点模糊不清。我还看到冰雪覆盖着的喜马拉雅山，但她有些雾蒙蒙的。后来我知道要能看到地球的这种景象，我得离开地面约一千英里。

沉思了一会儿，我转过身来，似乎现在我转向地球的南方，不远处我看到一块黑黑的大石头，就象陨石一样，有我房子那么大。它漂浮在空中，我自己也漂浮在空中。

我在孟加拉湾曾看到过类似的石头，有些已被镂空做成了寺庙。我看到的正是这样的一块

石头。在前庭的入口处右边，我看到一个黑色皮肤的印度人正静静地坐在石头长凳上双盘打坐。他穿着白色长袍。我意识到他知道我的到来。上了两级台阶后就进了这个前庭了。里面左边是这座寺庙的入口。里面有数不清的小小的碟状可油灯在点着，当我走近并进入石头中的台阶时，一件奇怪地事发生了：我感到似乎世俗的一切东西都从我身上被剥去了一一所有我追求的、我一心所愿的、我所想世上变幻不定的东西一一都象被脱皮一样从我身上脱去了。这是一个极度痛苦的过程。但是还是有一些东西留下了，似乎是我做过的事情的经验，我身边发生过的事情的经验。我也可以这么说，它跟着我，我就是它。这个经历给我一个我极度贫穷，但同时又非常充实的感觉。我不想再要任何别的东西。我以一种客观的形式存在，我就是一直这样存在的。开始时被抢夺、剥夺、湮灭的感觉占据了我，现在突然那些东西变得无足轻重了。再也没有那种象是被掠夺的难过一一相反我已拥有了我的一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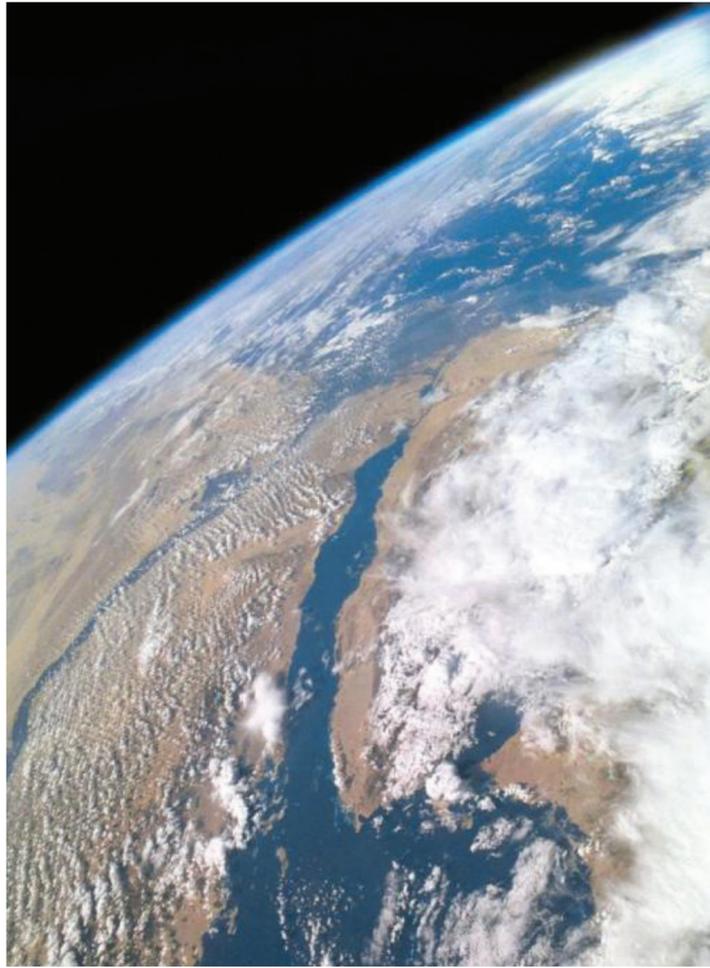
另一件事吸引了我的注意力：当我走近那座寺庙时，我有一种确信我将走进一个有光照着的屋子，在那里我将遇到所有与我属于同一个群属的人们。在那里我将明白一一我这也是确信无疑一一我在其中的因缘关系。我将知道在我之前的情形，我之所以存在的原因，以及我将来的归宿。我非常确信一旦我进入这个石头

中，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都会水落石出。在那里我将遇到知道这些问题答案的人。

当我正在想这些问题时，又一件事吸引了我的注意力。从我下方，从欧洲方向飘上来一个影象。那是我的医生，或只是象我的医生。镶在一个金色的框中或是一个金色的花环里。但我立刻知道：“啊，是我的医生，是他在给我治疗。现在他是他的本像到来。在人世中他以一种本像的世间表现出现，他的本像在最初就存在了。”

也许我现在也是以自己本像出现，但我并没观察到这一点，只是想当然罢了。当抢救我的医生站在我面前时，一个无声的思想交流在我们之间进行：医生是地球派来向我传达一个信息，那里正抗议我的离去。我没有权力离开地球，我必须回去。我知道这信息的一瞬间，我看到的景象顿时消失。

我感到深深的失望。因为现在好象一切都落空了，我被剥夺的那次痛苦经历全白费了。我没有被允许进入那座庙宇，没能加入我所属于的群属。现在我必须再回到那“盒子系统”，因为在我看来似乎在宇宙的范围后面，我们这个三维空间是人工建造起来的，在这里每个人都自己坐在一个小盒子里。生活和整个世界给我的印象就象一座监狱。现在我必须重新说服自己这里的一切是重要的。它带给我烦恼无以计量，但我必须重新认为它是自然的。我曾经很高兴能摔掉了它，



现在我必须重新象别人一样被一根线吊在一个盒子中。

我从心里对我的医生非常反感，因为他把我救活了。但同时我又为他的生命担忧，因为他曾经在我面前呈现出他的本像。当一个人获得这种本像时就意味着他就要死了，因为他已经属于了一个更大的群属。突然我产生了一个可怕的念头，医生将代替我去死。所以我尽我所能和他谈这件事情，但他并不相信我。

我确实是他最后一个病人。1944年4月4日，我仍然记得我被允许坐到自己床边的这一天，我的医生睡在床上再也没能起来。我听说他得了间歇性高热，不久就死去了。

对于植物经络系统的研究

文/何迈

经络学说是中医的重要组成部分，几千年的医学实践充份证明了经络系统的存在和功效，而且，在人体和动物身上均发现了经络系统。那么，推而广之，植物是否也有经络系统呢？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可是现在科学上却发现植物也存在着与人体和动物极其类似的经络系统。

现代科学对于经络系统的研究发现，经络和穴位的体表皮肤与周围皮肤相比有下列特点：高电压、低电阻、自发声、自发光、较高的温度等等。

新疆林业科学院的科学家和新疆大学、物理所以及明尼苏达大学等单位合作开展了对植物经络系统的研究。他们研究了大豆等几种植物，发现主叶脉(Main Vein)、小叶脉(Small Vein)的电压比叶肉(Mesophyll)部位高4-7倍，而它们的电阻却比叶肉的低2-3倍；同样地，主叶柄(Main Leaf Cushion)和叶柄(Leaf Cushion)的电压比枝、干(Stem)部位高7倍，而它们的电阻却比枝、干处的低1-1.5倍。对分离的叶子的电学特性的测量发现主叶脉、小叶脉的电压不再比叶肉部位高，它们的电阻仍比叶肉的低2-3倍，这与医学上对于死亡人体和断离的动物肢体的经络系统所观察到的电学特性一致。这些结果提示植物上存在着和动物类似的经络系统，主叶脉、小叶脉和主叶柄、叶柄可能是植物的经络。针刺叶柄(将此处取名为芽穴)导致主叶脉的电阻下降26%，而叶肉的电阻只下降了4.5%。这也与人体及动物身上的结果吻合。同时，针刺叶柄导致主叶脉

的温度上升0.59度，而叶肉的温度上升0.50度。在人体上已经发现针刺穴位导致皮肤温度上升，经络处温度变化超过远离经络处体表。

对于植物声学特性的研究发现植物能发出低频声波。当对植物施以针灸时，主叶脉处的自发声波增加了30-50分贝，而叶肉处的自发声波只增加了20分贝，这与人体经络系统的声学特性很相似。在实验中他们还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当植物处于应急状态下(比如，缺水时)，植物(叶子)的自发声波也增加了20分贝。但是，当给植物浇水后，在6分钟之内，植物的自发声波即恢复正常。而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植物是不可能把水从根部输送到叶子处的。所以，他们猜测植物有一个未知的控制系统能把信息迅速传递整株植物。

针灸对人体的机能具有调节作用，能疏通经络、调节气血，同样地，这些科学家也发现对植物施以针灸能促进植物的生长发育。与对照组相比，针灸过的植物提前三天开花，结果更多，果实干重增加。

现在科学上对人体经络结构的了解还远远处在探索的阶段，有人认为经络是神经系统的表现，有人认为经络属于血管或淋巴系统，到现在没有定论。如果植物有经络，是否可以对人体、植物都有的结构入手考虑经络结构的研究呢？

科学上已经发现植物能感知，能记忆，能思考，有类似动物的神经反应。现在又发现植物可能也有经络，人们是应该重新考虑一下对生命的理解了。(原载正见网)

睡着的预言家：爱德加·凯西(2)

凯西的愿望是作一名摄影师，过一个平常的生活。但是他的“生命解读”能力显然决定了凯西不可能过“平常”的生活。早期的“解读”成功使凯西的名气越来越大。无论是雷恩，还是凯西的父亲，还有被“解读”帮助过的人们都希望凯西继续下去。雷恩甚至说，如果你有这样的能力，就有这样的道德义务作一些好事。

这时候凯西只好求助于《圣经》，他祈祷，并与家人商议。最终他决定继续，条件是他的能力不能用来伤害别人，再就是，凯西首先是一名摄影师，换句话说，“生命解读”只是“业余爱好”。

1903年，凯西与相爱六年的捷特鲁德·伊文斯结了婚，他的摄影房也运营得不错。但是命运就是命运，人的愿望只能是愿望。一场火灾烧毁了凯西租借的相片集，这使他欠了很多债，而半年后又一场火干脆将摄影房烧个精光。

一名叫凯查姆的医生从雷恩的病人那里听说了凯西，于是便请凯西为自己作解读。凯查姆诊断自己患了阑尾炎，他让凯西来试试。结果凯西在睡眠中给出了截然不同的诊断和很简单的治疗方法。凯查姆认为凯西这回一定是错了，但是当凯查姆到另外一位医生那里作确诊时竟然证实了凯西是对的。从此，凯查姆开始让凯西帮助他诊断一些疑难病例。对凯西的能力，《纽约时报》曾经在1910年10月9日作过专题报导，事后，很多人开始前



图：埃德加·凯西和太太捷特鲁德·凯西

来问诊。一次，一名建筑工人因事故造成腿骨和膝盖骨折。医生们都认为他不可能再行走了，这名工人找到了凯查姆。凯西给出了一个在当时(1905年)看来是不可思议的方案，他叫凯查姆往患者的膝盖上打钉子来固定。几个月后，这名工人完全康复了。

名声和他人的信任并没有改变凯西本人对解读的成见，直到后来发生的两件事。1911年，凯西的第二个儿子出生了。但是生下来不久孩子就病了，医生们都束手无策。而凯西非要等到医生们完全放弃希望的时候才同意试试自己的解读。这一次，他没能挽救自己的孩子。事后凯西十分懊悔：如果早点运用自己的超能力，结果也许不至于此。

祸不单行，接下来凯西的妻子捷特鲁德也病了，而且情况越来越糟。医生背地里告诉凯西，

捷特鲁德得了肺结核，可能不行了。在当时，人们对肺结核是无能为力的。这时候，凯西为自己的妻子作了解读。“入睡”的凯西给出了个综合处方，同时要求把药放进半焦的橡木桶，并换上点苹果酿。医生认为这些东西没有任何用处。但是，服药仅两天，捷特鲁德就退烧了。几个月后，捷特鲁德完全康复。

随着要求解读的人的增加，凯西开始考虑建一家专门的医院。然而在寻求合作伙伴的过程中，凯西接受了一个值得我们所有人记住的教训。

德克萨斯的石油商开始对凯西感兴趣。看上去不错，凯西帮石油商找油矿，石油商赞助凯西办医院。但是这一次，凯西找油矿的解读一次次的失败了。石油商要的是钱，他们并不真正对建立医院有兴趣。合作就这样不欢而散了。凯西明白了，他的能力不能用来实现商业利益。

凯西来到塞尔玛重操摄影就业，并开办了一所周末学校。业余时间作解读，妻子捷特鲁德负责在赛西“睡眠”时向丈夫提问。后来凯西雇了一名秘书格雷蒂斯，将所有的解读记录下来。

直到1923年，凯西的解读工作都仅限于医疗方面。他不知道，一个对他来说完全陌生的领域正在向他展开，并将深深影响他的信仰。(待续)

(编译自：Edgar Cayce's ESP: Who He Was, What He Said, and How it Came True by Kevin J. Todeschi)